

高原蓝军

■邢国庆 黄武星

不等孟博与李昭辉两人回到宿舍，刘佳明就拿着一个天线折了一半、外壳有裂纹却还能传出声音的对讲机前来报告：“对讲机是在一个贴着‘报废’字样的箱子里拿到的，虽然外壳摔碎了，但是还能断断续续听到声音。”

孟博看着眼前的对讲机将信将疑。这时，对讲机里突然传来“带笔带小凳，专业学习”以及一个熟悉的“班长骨干帐篷开会”的声音。这让孟博当即就拍了大腿，“这就是李寅啸的声音！刘佳明，今天你钓到大鱼了！”

二

李寅啸很纳闷，“蓝军”最近十分安静，驻训已有一个星期，居然没被摸过一次哨。以不变应万变的李寅啸决定让官兵紧锣密鼓地准备战斗发射训练。

而另一边，在营房里急得搓手的孟博一直在寻思，七天了，驻训分队还没进行战斗发射，每天除了专业学习，就是模拟操作训练，再加上猎犬一样反应灵敏的哨兵，孟博还真是没找到机会下手。

终于，在一个微雨的黄昏，孟博从那台“报废”的对讲机里听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声音：“凌晨两点，展开战斗发射！”当晚10点，“蓝军”派出数个分队分散到各个发射场埋伏。

此时，李寅啸还不知道己方情报已经泄露，依旧按部就班地配置防守力量。对讲机那边的孟博在偷听完李寅啸的部署配置后，暗暗地咬了咬牙：若不是自己提前盗得对讲机，这场战斗势必会由伏击战变成攻坚战，那时的胜负真未可知。

但是战争没有如果，等到导弹缓缓起竖，李寅啸在为自己即将成功进行战斗发射而长舒一口气时，架设在河对岸的标杆仪却没了动静，对讲机这头的呼叫如“石沉大海”一般。关键时刻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号手又难以抽调前去查看情况。李寅啸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：坏了！出事了！

果不其然，孟博对标杆仪下手了。发射场坪被警戒哨围得如铁桶一般，架设在河对岸的标杆仪成了唯一的突破口。这次行动的小队长，为了躲开先遣部队侦察而在烂泥里沓了3小时的土土苑司灶，刚看到六营的小分队扛着设备前来架设，不等人走近，就左右开弓操起两个训练弹扔了过去。

可怜架设设备小队的队员，直到“阵亡”都没明白那两个“手雷”是从哪飞过来的……

关键设备被毁，战斗发射失败。输得不甘心的营长李寅啸拉起长脸，和教导员蔡发海坐到了复盘会座位前。

“保密意识太松懈——三军之事，莫重于密，被我们摸走了对讲机都不知道。”没等孟博说完，李寅啸一眼就看到了摆在桌上的对讲机，上面还贴着“保密警示”的红签，讽刺！讽刺！

过河架设设备的事儿，必然也是从那对讲机里传出去的。在回驻地路上，李寅啸咬着后槽牙，皱着眉头问孟博那句话：“踏入驻训场，那就没有安全感、没有放松感，只有压迫感、只有恐惧感，因为踏入训练场的那一刻，战争就已经开始了。”

三

对讲机事件发生后，原本就严防死守的宿营区，登记、检查更加严格了。期间进行了一次战斗发射，孟博带人强攻，但不碰了一鼻子灰，就连自己也差点“阵亡”。

“怎么办？如果不绞尽脑汁为发射营的官兵制造麻烦，明天为他们制造教训可能是真正的敌人。”孟博又动起了心思。

每过一段时期，通信营就会对教导队与驻训分队驻地的光缆线路进行检查。听说维护人员即将于明天坐车抵达时，孟博心生一计。

“你们委屈一下，先藏到垃圾桶里，然后……”孟博叫来两名中士——邓启军与黄乾，给他们安排了一项“秘密任务”。

第二天，通信营前来检修线路的官兵就被孟博“扣”下了，理由是：“演习重地，禁止通行。想要过去可以，必须得用他们的车。”

这是什么规矩？检修小分队的官兵满腹狐疑，等坐上由孟博为他们提供的“大解放”，看到车挡风玻璃后面贴着大大的“线路检修”时，也就没说什么了。临行前，孟博还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只崭新的口罩，“防疫不可掉以轻心，戴上这个去吧。”

看着“大解放”向着驻训场绝尘而去，孟博心里乐开了花：李寅啸啊李寅啸，你就准备接招吧！

发射营驻地，“同志，请停车接受检查。”这会儿，发射营的岗哨已经将“大解放”拦下。虽然看到了“线路检修”的标牌，哨兵仍然走到车后掀开帘布做例行检查，看里面整齐放置着两个垃圾桶、几个工具箱和扫把簸箕，并无异常后才示意放行。

等到车停到宿营地，邓启军与黄乾从车后窜出，直奔指挥帐篷……

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让邓启军与黄乾没想到的是，指挥帐篷背面居然也安排了岗哨。邓启军脑子快：“班长，我们来检修线路的。麻烦班长让进去一下呗。”

“请在一米线外摘下口罩并出示证件。”哨兵开口，一脸严肃。

“防疫需要，就不摘了吧。”黄乾有些慌了，教导员哪有什么线路检修证！额头微微见汗的他正浑身乱摸，寻找那并不存在的“证件”。

“班长，我们的证件在车上呢！要不这样，咱先把仪器拿进去，我回去拿证件，天冷，我怕冻坏了设备。”邓启军急中生智，顺势欲走。

“那行，你们先去拿证件，我帮你们看着设备。”哨兵看着俩人渐行渐远，这才将那两个“工具箱”提进帐篷。

在返回的过程中，邓启军与黄乾一直在瞭望岗。看到“设备”被提进了指挥帐篷，得手的俩人立刻“脚底抹油”。

“任务完成！”孟博听到对讲机里传出邓启军的声音，内心窃喜，当即拨通了李寅啸的电话：“李营长，赶紧回指挥帐篷看看吧，我给你送了个大礼！”

李寅啸心里“咯噔”一声：坏了！挂了电话只有哨兵笔直地站在那儿。“有可疑人员来过吗？”

“刚才通信营检修线路的人来过，因没有证件被追回，只留下两个工具箱。”

岗哨提到工具箱，当着李寅啸的面打开，发现里面只有四个板砖和一张写着“遥控炸弹”的白纸。

李寅啸拳头捏得咯咯响，哨兵大气都不敢出。“另外一个箱子不用打开了，一会儿我估计要去开复盘会，等到复盘会开完，全营开会。”

大获全胜的孟博没有心思去管李寅啸怎么后悔，因为其他发射营也将陆续前来驻训，他要准备磨砺、考验下一个对手了……

短篇小说

想象，为生活插上翅膀

“只要驻训分队一来，少不了让他们脱层皮！”摩拳擦掌的某旅教导队队长孟博听闻有发射营要上高原驻训，那股子狼劲儿当时就上来了。毕竟这位教导队队长，还有着该旅“蓝军分队”队长的身份。

“都是老熟人，但都知道你是关系越好打得越狠。”教导队教导员李昭辉笑道。

“今天不留面子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打仗的时候能赢里子嘛。”

一

前来驻训的发射六营营长李寅啸望着狂风刮过、尚未返青的野草，吸了吸鼻子。他早就知道要和蓝军分队“碰一碰”，心底满怀期待。新年度红蓝对抗的“第一枪”由他们打响，全旅官兵都看着呢。

在发射营踏上驻训场的那一刻，孟博的计划也铺开来：“明天下战书。六营第一个来，就让他们第一个‘走麦城’！”

天刚蒙蒙亮，孟博就和李昭辉上了驻训场，二人对岗哨说明“下战书”的来意后，便找到李寅啸与发射营教导员蔡发海进指挥帐篷详谈……

“我们队长在里面，上级有急事找他！”半个小时后，一名下士从教导队匆忙赶来，气喘吁吁，哨兵以为真有什么紧急通知，随即放行。

蒙混过关的下士没有直奔指挥帐篷找自己的队长，而是穿梭在各连连部，遇到盘问，都以找队长、走错帐篷等借口搪塞过去……

原来，这名下士是教导队文书刘佳明。在此之前，队长孟博早有安排——下战书是假，让他混进来“摸大鱼”是真。

与此同时，在指挥帐篷内，尽力拖延的孟博与李昭辉如坐针毡：刘佳明得手了没有？怎么一点儿消息都没有？就在发射营即将送客时，孟博腰上的对讲机响了：“队长队长，上级文件到了，赶紧回来签。”

这是孟博与刘佳明约定表示成功的暗号。孟博与李昭辉一对眼：刘佳明得手了！开溜！



征程如虹(中国画)

杨幸郎作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父亲和母亲都已经离开我了。时间流逝，我对他们的思念越加强烈，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母的音容笑貌，想起父母生前那些温暖的片断，想起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体贴，想起父母对自己的教诲和嘱咐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，在农村长大，父母都是农民。小时候，家里日子过得比较艰苦，能吃上油水大一点的食物都是很不容易的事。父亲经常去赶集，但从来不在集市上吃一口东西。可身上的钱再少，他都不忘花一毛钱买一个肉包子，让我解解馋。看到我吃得那么香，父亲脸上的表情似乎有点复杂，那是一种既欣慰又痛苦的神色。

有一次父亲领着我赶集，背着自己编织的五个草垫去卖。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一个草垫也没卖掉。父亲知道

我肯定饿了，但草垫没卖掉，身无分文，没法买吃的。眼看着到了下午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在这里看着草垫，千万不要动地方，我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事后我才知道，父亲并没有去厕所，而是去了附近的牲口市场，在那里找到我们村的邻居，向他借了两毛钱，给我买了两个肉包子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如今想起这些事，我心中满是温暖。

母亲对儿女的爱，是深沉的、无言的。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有一天，母亲和另外几个长辈帮三家邻居做红薯粉条。大家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，按

惯例，三家邻居要一起请帮忙的人吃一顿饭。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就把水缸中的碎粉条捞出来，用油盐 and 葱花炒一下，每人吃上一大碗，再加上两个白面馒头，就算是答谢了。

母亲想到我和二弟很长时间没吃细粮和油水大一点的东西了，就把那碗粉条和两个白面馒头悄悄端回家，分给我和二弟吃。那晚，母亲只吃了两块家里中午剩下的红薯，喝了一大碗白开水，但她却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心中满是惭愧和后悔，恨自己当时不懂事，太自私了，不知道心疼母亲。这些年，母亲一直是我记忆中充满

美好、勤劳、纯洁、善良的部分。每当想起她，我就觉得很温暖、很幸福。温暖深沉的母爱始终在教育着我，鼓舞着我，支撑着我在部队学习、工作、进步。

父亲关爱孩子，但对错误，却极其严肃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12岁时，有一天随父亲到地里为生产队挖红薯。我要了一个小聪明，偷偷地把20多个比较大的红薯埋了起来。为防止找不着，还在埋红薯的地方竖了一块砖头，半露在地面上。几天后，我趁周围的人不注意，把埋在地里的红薯刨了出来，放在筐子里，并在上面盖了一些草，高兴地背回了家。父亲看到后，问我这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镜中的这张脸，与母亲太相似。我久久凝视镜中的自己，在自己脸上仿佛看到母亲年轻时的模样。

我不仅外表像母亲，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，也仿佛接续了母亲曾经的使命。

当年，母亲是部队文工团优秀的舞蹈演员，在她艺术状态最好时怀了我。有朋友劝她，为了延续舞蹈生命，最好不要那么早生孩子。但对当时的母亲而言，孕育我就是她心底最大的喜悦和幸福。

朋友一语成谶，母亲生下了我，随后便渐渐远离了挚爱的舞台。

母亲从未说过她为我牺牲了什么，但如果她要这么说，我其实是会非常信服的。毕竟那一张张母亲走边防、上高原、顶风冒雪为战士们演出的照片，还有那些沉甸甸的奖杯、证书，现在依然被母亲珍藏着，在书架上静静地立着。母亲经常小心翼翼地擦拭它们，仿佛在和过往的青春和军旅生活说着话。

母亲是否后悔过，我不知道，但打我记事起，舞蹈便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在这面形体镜前，我哭过，为母亲教舞时的严厉；我笑过，为母亲难得露出的笑容和肯定赞许的目光。

我跟母亲捆在一起生活了11年。

那些年里，我每走一步，她都在盯着，仿佛给我的脚蹻套上了铁球，让我行走困难。我清楚记得11岁那年，我独自前往北京，来到这所全军顶尖的专业院校求学，感觉自己脚步突然变得轻盈了许多，几乎要飞起来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场“蓄谋已久”的逃离。

从准备舞蹈考试到最后的体检、审查，只用了一周时间。当那张军校录取通知书摆在母亲面前，她的表情由开始的惊愕转为欣慰，继而仿佛有些落寞，最后复杂地一笑。宿命般的，我踏上了与母亲相同的路。

母女都是在无意识中做对手，因为最有可比性。为了担当舞剧的主角，我每天凌晨5点开始训练，无数次重复地踢腿下腰，旋转跳跃，体重超标就穿上厚重的军大衣跑步减重。习惯了咬牙坚持、满身淤青，也习惯了吞下眼泪、委屈自藏。略显肥大的军装包裹着我瘦削的身板，束缚很多，压力不小，但我从未想过放弃。

我要赢，至少赢过母亲。

最终，我如愿得到了想要的角色。表演完毕，全场掌声雷动。老团长说：“你母亲当年也跳了这个角色，你们俩人真像啊。”那一刻我才回过神来，逃不开的，哪怕我与母亲远隔千里，我们之间会因为一句话被牵连到一起。

在上军校的几年中，我与母亲的联系多是通过电话，但总是说不了几句便匆匆挂断，似乎多留几秒空白都是尴尬。有年冬天，母亲和我视频，问要不要给我寄棉袄，镜头一直对着衣服。我突然想要看看她，于是对她说，把镜头转过来吧。

屏幕上是一张放大的母亲的脸：皱纹好像更深了，眼角有些塌，黑眼圈也遮不住。在纷繁的生活中，母亲慢慢地老去了。外婆离世后，母亲似乎老得更快了。外婆的葬礼上，每个人都很难悲伤。只有母亲，看似平静地久久凝视着墓碑上的照片，欲言又止。

做女儿总是容易，做母亲却很难。如今，我21岁。一晃，同母亲分开生活已经10年了。时间意味着距离，而距离又仿佛意味着成熟。

这两年，我作为文艺轻骑队的一员，多次赴边防参加慰问演出。初夏，边防线上仍有几分寒意。高原的风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试探，空气里混着草籽、树芽、昆虫的味道。

面庞黝黑的边防战士们矗立天地之间，与星辰为友、日月为伴。他们为国戍边，远离家人，但精神是蓬勃明亮的。他们领花上的星，像激情的火苗，燃烧、跳动。

这些红薯是从哪里来的。我说是在生产队挖完红薯的地里翻找出来的。父亲其实已经猜出这些红薯的来路，当时却并没有发脾气，而是领着我来到生产队的仓库，将这些红薯都入了库。回到家里，父亲严肃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做人一定要走正道，不要耍小聪明，不能投机取巧，更不能贪占公家的便宜，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想要的东西，不该要的东西绝对不要，千万不能干那些不劳而获的事情。这事看起来不大，但要从小看大，如果不注意，将来你会栽大跟头的，到时谁也救不了你，后悔都晚了。”

父亲对这件事的处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，对我的教育帮助也很大。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，让我懂得了自律、自尊、自爱。

父爱母爱如同一座山，我们做儿女的就像是这座山上的树，不断地被父爱母爱呵护、浇灌、滋润、修剪着，最后长大成材。父亲和母亲的爱，如同涓涓细流，早已沉入我生命的深处，滋养支撑着我一路奋斗前行。

母亲的影子

■惠子函

轮到上台表演了，虽然此时头痛欲裂，但我无法辜负战友们热烈的掌声和挥舞的手臂。连续高强度的转场和演出过程中，我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。这是此行的最后一站，我明显感到了身体的透支，心情却是激越亢奋的。这是一个在慰问演出路上即景创作的、反映部队野外驻训生活的舞蹈，对舞蹈演员的体力、爆发力要求都很高。我仰起脖子，伸展四肢，带着最灿烂的笑容旋转。但在做最后一个翻跳动作时，我还是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跌倒了。

眼前一片昏暗，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在黑暗中踟蹰前行。眼前似乎是一条走不完的仄仄通道，周遭寂静又凄冷，但稍远的地方却逐渐明亮。一座座大山高耸入云，一位穿军装的女演员正在山间舞蹈。我继续往前走，愕然间发觉这女人竟是年轻时的母亲。

豆大的汗珠从额前滑下，片片雪花落在睫毛上，她的面色已十分苍白。突然，她脚下打滑，摔倒在地。我想上前，脚步却凝在原地。她扶着旁边的枯树，缓缓站起来。我大声喊叫，却未发出任何声音。我就那样看着，她艰难支撑住身体，继续扬起微笑，起舞，耳旁战士们的掌声好像更加响亮。

最后一个定点动作结束，她终于转身，望向我，却不肯走近我一步。我的目光落在母亲的肩章上，那金色的光芒在这一刻变得柔软而沉重。她是一位母亲，她是一名军人。

我把手举到太阳穴边，向着母亲敬了一个军礼。

母亲是女战士，那炽热如火的、坚韧顽强的精神从来都奔腾在她的血管中。我缓缓睁眼，泪湿了枕头。歪头，发现母亲在病床前不言不语。她还是疲惫的中年人模样，可黑白夹杂的发间，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。她来回抚摸着打着石膏的右腿。我说：“小伤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她挽起自己的裤脚。那是我第一次细看母亲的腿。该怎么形容呢？膝盖骨有些突出，腿上有道像蜈蚣一样刺目的疤，还有些大大小小无法消除的伤痕。

母亲跟随文工团，去过很多边防连队。一路走，一路创作演出，激励官兵，鼓舞斗志。她身上的伤痕，印证着她走过的路、执行过的任务、履行过的使命。如今的我，也走在这条母亲曾经走过的路上，扎根部队，为兵服务。

看过暗夜辉煌的星光，也走过年少刻骨的芳华。许久之前，很久以后，漫长的时光、深邃的情感都叠印在这身笔挺的军装上。那是母亲已经远去的、闪闪发光的生命存在；亦是我正在为之奋斗、热血沸腾的军旅人生。

你看，时间留下的痕迹淡去，又轮回一个簇新的春天。

文学

作品

长

征

第五一七六期